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演唱材料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

1991.5

目 录

一九九一年五月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演 唱 材 料

- 祖国，我的太阳（朗诵诗）……………孙 牧〔2〕
- 劳山遇险（评书）……………祝广仁 李慎符〔4〕
- 亲人在哪里（小戏曲）……………戴明久〔7〕
- 咱是共产党员（相声）……………大良 纪元〔12〕
- 百将图（相声）……………全维润〔16〕
- 英烈谱（秧歌）……………耿 柳〔22〕
- 历史的声音（评书）……………郝 赫〔23〕
- 湘江红鲤（二人转）……………刘永峥〔24〕
- 我们爱祖国（对口快板）……………王传章〔28〕
- 张思德（东北大鼓）……………耿 瑛〔31〕
- 人民的总理（鼓词）……………薛园林〔32〕
- 重返柳条沟（单出头）……………江 帆〔34〕
- 彩像放光辉（鼓词）……………臧玉琪〔36〕
- 生日（书帽）……………张 潮〔37〕
- 登高望远（故事）……………张德振 孙思波〔38〕
- 新任科长（故事）……………王长战 苏少文〔44〕
- 洞察地球（快板书）……………王济忱〔47〕

祖国， 我的太阳

孙
牧

在我朦胧的记忆里，
妈妈的怀抱是温暖的。
那时，我的财富，
是两只甘甜的乳房。
妈妈那会笑的眼睛，
象阳光照耀着我，
扎下生命的根，
长出人生第一片绿叶……
妈妈口中的歌，
把我网在她的膝下；
妈妈手中的线，
把我拴在他的身旁。
在我童年的视野里，
妈妈就是我的靠山，
妈妈就是我的太阳。

后来，我的梦，
从摇篮迁移到牛背上。
那青青的无名山，
那弯弯的无名河，
都是我嬉戏的游乐场。
那柳枝上的黄鹂鸟，

那石缝里的野百合，
那山谷间的紫葡萄，
那山坡上的红高粱，
都调皮地望着我——
给我芳香，
给我甜蜜，
给我希望。

在我少年的天地里，
家乡就是我的乐园，
家乡就是我的太阳。

当微笑把我迎进大学的校门，
一场祸水却冲毁了
我心灵的殿堂；
一句真话又引来烧身大火，
水火之中啊，
我背着“内控”的十字架
去边塞垦荒。
当屈辱、劳累、饥饿和寒冷
把我推向颤抖的悬崖，
是一位姑娘，
在我枯竭的血管里
注进了生命的血浆。
她用纤弱的臂膀，
遮挡了世俗的冷眼；
她用温存的话语，
慰藉我伤痛的心房。
我虽然失去了作人的尊严，
却得到了爱情的补偿。
在没有真诚的日子里，
妻子就是我的女神，
妻子就是我的太阳。

然而，
母亲作为太阳，
只能给我健全的四肢；
家乡作为太阳，
只能给我甜蜜的思念；
妻子作为太阳，

只能给我生活的烛光……

当十月的风卷走漫天阴霾，
是祖国，
用慈爱的笑容

温暖我复苏的心灵，
用青春的光彩

照亮我的理想之窗。
给我奋力腾飞的天空，
给我建树事业的乐土。
于是，

我在荧光屏前

夯实知识的基石，
我驾月夜的快车

追回失却的春光，
我用智慧的鸿翩

编织奋飞的羽翼，
我在世界的论坛上
博得同行们的赞赏……

但是，异国的高薪聘书

买不去我的巍巍国魂，
异国的大千风光冷却不了赤子的火热
情肠。

因为，人生和历史告诉我
一个朴素的真理：
祖国，才是真正的太阳。

没有祖国的太阳
母亲便没有由衷的欢笑，
家乡便没有丰满的粮食，
爱情的花儿也会失去芳香……

为了她呀，
我用沸腾的血，
我用智慧的光，
我用生命的火，
我用全部的爱，
来充实我的太阳。
来完善我的太阳。
啊！

祖国的太阳永远属于我，

我永远属于祖国的太阳！

（上接24页）护我们共产党了。陈毅同志，来，说说你们的打算。”

“主席，我陈毅突然进见，就是想跟你要一口尚方宝剑。说起来很简单，这口尚方宝剑就是四个字：加强纪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毛泽东接连说了四个很好。“恩来，你立刻以中央的名义做一个加强纪律的决定，再用快电发往全国。只有人人负责，人人守纪律，才有前途；否则政息人亡，政息人亡！”

周恩来见缝插针：“主席，你说得对了，从今往后，你这个中央主席可得带头守纪律呀！”

毛泽东开怀畅笑：“恩来，我毛泽东未经批准，私自上街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已经在政治局做了检讨，你不能抓住不放哟。”

“可是，很快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政治局决定让你搬进中南海，你却坚持不搬，说什么不当皇帝。两码事嘛。”

“叫我说，你这是搞形式主义！”陈毅说话直来直去。

“哈哈，有这么严重？看来，我只好搬家了。”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

1949年10月1日，辉煌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亿万群众欢声笑语惊天动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城楼。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毛泽东手擎文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历史的声音响彻北京、响彻中国、响彻全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此挺胸昂首，屹立在世界东方！

劳 山 遇 险

祝广仁

李慎符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天刚刚朦朦亮，一辆旧南京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颠颠簸簸地行驶着。车上围坐着十几个人，只见中间的这人头戴酱紫色礼帽，身穿暗灰色的长袍，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金丝边的棕色墨镜，脸上挂着长长的胡须。他就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进一步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乔扮成商人秘密去往西安同国民党东北军商谈抗日大计。围坐在周副主席身旁的这十几个人是中央警卫团的陈参谋和战士陆小柱他们，他们身穿土布上衣，脚蹬圆口布底鞋，一个个身强体壮，精明强干。这时候，他们把眼睛瞪得溜圆，在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车过了山卡，进入谷地，突然“叭”的一声清脆的枪响。

“不好，有情况。”陈参谋和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唰的一下都抽出了驳壳枪。

与此同时，“叭叭叭”，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弹打过来了。司机小刘，一踩油门，一扭方向盘，还没来得及把车开到隐蔽的地方，胸前就中满了枪弹。这是什么人打的埋伏呢？是一股土匪。

这土匪仨一群、俩一伙儿，密密麻麻的，从前方树林子里涌出来了。“哎，共

产党大头目投降吧，我是穿山虎，你们跑不了啦。”

“弟兄们，上啊，活捉共党大头目，赏大洋五千。”

“冲啊！杀呀！”

“叭叭叭”，土匪边开枪边往上冲，情况十分危急。

车上的人跳下来，隐蔽在路旁边还击。陈参谋用身子掩护着周副主席，着急地说：“首长，情况很危险，快把衣裳换给我，我掩护你撤走。”

“陈参谋，那怎么能行啊。”

“首长，你要去西安谈判，事关重大，不能没有你。”

“陈参谋，不要多说了，我也和你们一起战斗。”

“不，我的任务是对首长的安全负责，现在是战斗，你要听我指挥，往下撤。”

这时土匪们越来越近了，连眼睛眉毛都看清楚了。陈参谋一看周副主席还没撤下去，急得两眼冒火，大声吼道：“陆小柱，快掩护周副主席，撤！”

“是，周副主席，快。”陆小柱急忙上前，拉起周副主席就走。

陈参谋大声命令：“同志们，甩手榴弹！”十几颗手榴弹在土匪群中炸开了花，

顿时尘土飞扬，烟雾弥漫。

陈参谋转身刚要撤走，突然发现匪首穿山虎举枪瞄向了周副主席的后背，他急忙一端枪，啊！不好，子弹打光了。说时迟，那时快，陈参谋两腿一叫劲就扑过去了。

“叭”的一声，穿山虎的子弹射在陈参谋的后背上，血一下子涌出来了，他咬牙支撑着负伤的身子，大叫着：“首长，快走！”说完回过身来，两眼喷着怒火：“兔崽子们，来吧——”猛地掏出手榴弹，踉踉跄跄冲向土匪。

陆小柱正保护着周恩来往树林子里撒呢，听到喊声，一回身，连打几枪打死了穿山虎，大喊着：“陈参谋——”

“轰”的一声巨响，陈参谋在烟雾中倒下了。

周副主席沉痛地叫着：“陈参谋——”

陆小柱猛地一拉周副主席：“首长，快撤！”

等撤进林子里一看，只有四个战士了，周副主席用焦急的目光看着脸上还布满稚气的四个战士说：“小鬼，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设法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是。”

他们五个人在密林中急急地跑着。一口气儿也不知跑了多少里。枪声渐渐地远了，他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刚要停下歇口气儿，突然，从密林深处传来一声大喝：“不许动。”

话音未落，只见又一股土匪一窝蜂似地涌上来了，陆小柱一看不好，他抬手就是一枪，可还没来得及开第二枪，就被一个土匪拦腰抱住了。好个陆小柱他身子往下一沉，挣开那个土匪，回身就是一脚。

“哎哟！”土匪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儿。

陆小柱一抬头，看见周副主席被两个

土匪押着，“啊！”他大叫一声扑了过去。可猛虎架不住群狼，终因寡不敌众，周副主席和四个战士都被土匪们抓住了。这时候，一个梳着分头，身穿深灰色西服，白白净净的脸上显得有几分文雅的土匪头目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全部带走。”

周副主席大喊一声：“慢，你们是什么人？，我看不象土匪，倒象是国民党的人。”

“胡说，我们是穿山虎的人。”

“穿山虎的人？不，我看你是黄埔军校的魏天龙吧？怎么成了穿山虎的人哪，啊？”

土匪头目一惊，问道：“你是共产党的什么人？”

周副主席甩开土匪的手臂，摘掉礼帽、墨镜和脸上的长胡子说：“我是周恩来。”

“周主任——？”

“魏天龙，你在黄埔的时候很能干，是个将才，今天还是很能干，不过那时候你是要救国救民的，今天也要救国救民吗？”

“不，周主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卑职是奉命行事，不知是周主任。”

“奉命行事，我看是奉国民党的密令吧？我周恩来可以跟你去，你也可以拿我的人头去邀功领赏，但你要知道，现在是大敌当前，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蒋介石不但不抵抗，不调转枪口打内战，我周恩来死不足惜，可你魏天龙却是民族的罪人。”

这番话，就象一颗炸弹轰在魏天龙的心坎上了，他面对眼前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的周恩来，内心深处不禁有些慌乱。身为党国军人，不能杀敌保国，眼见自己的同胞被杀害，国土被践踏，有良心的军人，谁不是心里窝着一团火？可军人以执

行军令为天职，自己身为党国上校团长，深受蒋委员长的器重，怎敢擅自动呢？

在内心矛盾的激烈斗争中，魏天龙向前走了两步说：“周主任，您的话有道理，学生十多年来没忘您的教诲，只是军令在身，不敢违抗，周主任委屈您了。”

周恩来和四个战士被押解着走出了林子，周恩来紧皱着眉头，他深为自己不能圆满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不安。

陆小柱边走边破口大骂：“魏天龙，你算什么英雄，算什么好汉，你勾结土匪在路上劫我们，有本事和老子打鬼子去。

魏天龙听了陆小柱的叫骂声，是又恼又火儿，他此时心里也不平静。十三年前，他做为黄埔军校的士官生，亲耳聆听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讲国共合作、救国救民的大道理。可十三年来，救的什么国？救的什么民哪？内战、内战，追剿共军打内战，这眼下日本鬼子都打到鼻子底下了，还把枪口对准共产党？这算是中国人吗？这次自己奉密令，在劳山截击共党大头目，买通了穿山虎，死伤了多少弟兄？万没想到截击的会是自己一向敬慕、颇有声望的周恩来。周恩来这次冒着危险去西安，是为了抗日民族的大业，使枪口一致对外，难道自己真的要背上民族罪人的罪名吗？不，我魏天龙也是有血气的中国人，不能这样干……。

这时候，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团座，穿山虎的人来了。”

魏天龙略一沉思，说：“让他们回山领赏，押解共产党有我们就够了。”

“是。”

太阳出来了，照在光灿灿的山野上，周恩来和魏天龙来到了山口。魏天龙神色庄重地对周恩来敬个礼，说：“周主任，请自便，恕卑职不能远送。”

“魏天龙，你这是……”

“周主任，不必多说，请——”

“魏天龙，放了我周恩来，你回去……”

“周主任，不必担心，请——”

“好吧，我们劳山一别，后会有期，魏天龙再见。”“再见！”

周恩来和陆小柱他们告别了魏天龙，向前走去。

魏天龙手下的洪营长，急忙来到魏天龙的面前：“团座，这样放了他，上司追究下来，可……”

“洪营长，我魏天龙再不愿打内战了，让他们走吧。”

“团座，放他们走，可以，不过，弟兄们回去，怎么交代呀？”

“洪营长，我魏天龙对弟兄们一向如何？”

“团座对弟兄们是没说。”

“好，看来，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洪营长，我魏天龙一人作事一人当，你回去就说我魏天龙不愿打内战，为党国尽忠了。”魏天龙话音刚落，对准自己的额头就是一枪。

“团座，团座！”

周恩来听到枪响，回头一看“啊？”他急忙来到魏天龙的身旁，沉痛地说：“魏天龙，你是为我周恩来，为抗日的民族大业而死的，我周恩来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周恩来含着热泪双手捧起黄土，一把一把地盖在魏天龙的身上，陆小柱向着魏天龙的尸体，深深地敬了一礼，含泪走了。

周恩来怀着激愤的心情，肩负着党的重任，民族的希望，向着霞光阔步走去。

(小戏曲)

亲人在哪里

戴明久

金秋时节。辽东山区。

金大嫂：鲜族妇女；英子：金大嫂之女，少先队员；叔叔：解放军战士。

【伴唱中幕启：

金秋时节花满坡，
解放军里雷锋多；
党的光辉照山河，
精神文明谱新歌。

【金大嫂与英子边歌边舞上：

晴朗的天空飘着五彩云，
黄灿灿的大地堆满金和银；
满眼秋色无呀么无心看，
中秋节啊俺母女双双寻亲人。
翻过白虎岭，穿过红松林，
跨小溪，越草坪，
沿着这曲曲弯弯的小路俺奔呀么
奔军营。

金大嫂（唱）阿妈妮我头顶白地兰花的圆
呀么圆瓷罐，罐子里满满登
登盛呀盛着一片情，打糕香
又甜，米酒浓又醇，礼物送
给亲人解放军。

英子（唱）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小英我对叔叔心更切来情更深；
敬上金山菊，献上红领巾，
略表我对亲人的一呀一片心。

（白）阿妈妮，我昨晚又看见那
个救我的解放军了！

金大嫂 尽说梦话。

英子 真的。他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
我头上留没留下伤疤？还给我讲
雷锋叔叔的故事哩！

金大嫂 他自己呀，就是一个活雷锋！英
子，你看——

（唱）那火腾腾的枫叶有多红，

英子 （唱）那是叔叔头上的红五星；

金大嫂 （唱）那直挺挺的青松多威武，

英子 （唱）那是叔叔的身影在闪动；

金大嫂 （唱）那蓝瓦瓦的天空多明净，

英子 （唱）那是叔叔的心胸洁又纯；

金大嫂 （唱）那清悠悠的小溪映人影，

英子 （唱）那是叔叔的悠悠赤子情。

金大嫂 英子，趁这打糕还热乎，咱赶快
走啊！

母女 （同唱）心急情切脚步快，
转眼来到军营外；
举目四顾心中唤，
亲人亲人你快来。

【母女举目四顾。金大嫂不禁唉
声连叹。

英子 （疑惑）阿妈妮，怎么了？

金大嫂 咱和那个解放军，一没见过面，
二不知姓名，这可上哪去找啊！

英子 那还不好找！不就是这个连么。
实在不行，咱就一个叔叔一个叔
叔地问，我就不信……

金大嫂 你呀，尽说孩子话！叔叔学雷锋
做好事，怎能自己承认。这种事
啊，阿妈妮早就遇到过。有一年

三九天，你阿爸依去砍柴，不小心掉进了烈马河，眼看就要被冲走了。就在这时，跑来一位解放军，他连衣服也顾不上脱，就跳进了冰河里，把你阿爸依救上来。冰碴子把他的手和脸，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可他一声不吭。你阿爸依问他姓名，他只笑不说。他见你阿爸依没有危险，便悄悄离去。两天后，我和你阿爸依找遍了附近的所有军营，结果，硬是没有找到……

英子 你倒是去找部队首长啊！

金大嫂 可首长说，这是应该干的。还说，这和雷锋比啊，差得远呢！十几年来，我心里一直不安。你阿爸依作梦都在喊：“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好啊！”

英子 （唱）瓊河水曲曲弯弯流不断，
解放军的恩情说也说不完；
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舍己救人佳话传。
听罢阿妈妮忆从前，
感动我热泪迷双眼；
学习叔叔好榜样，
立志接好革命班。

金大嫂 英子，救你那个解放军叔叔，长得啥样？

英子 听医院的大夫说，他呀——

（唱）中等个，宽肩膀，
浓眉毛，高鼻梁；
耳朵后面长了一块梅花痣，
厚厚的嘴唇黑脸膛。

金大嫂 好，记住，就照这个模样找。

英子 对，就照这个模样找！

金大嫂 调皮鬼！瞧你，都快成花脸虎了，还不快去洗洗！

【英子拉扯着阿妈妮下。叔叔挑水桶边唱边舞上；

秋阳高照遍地金，
秋风劲吹满山银；
肩挑扁担去猪场，
一步三颤出营门。
扁担悠悠颤不断，
担座大山也不觉沉；
听党号召建四化，
压弯腰杆也甘心。

金大嫂 （急上）唉，同志，你等等……

叔叔 噢，阿兹妈妮，你，你找谁呀？

金大嫂 我找……找一位解放军！

叔叔 解放军？我们这全是解放军，他叫啥名？

金大嫂 咳，我哪知道啊！

叔叔 那你认识他？

金大嫂 咳，要认识还说啥！俺和他呀，连个照面也没打过。

叔叔 这可就难了。既没见过面，又不知姓名，那他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认出来呀！

金大嫂 谁不说是呢！噢，听大夫说，这个兵啊，中等个宽肩膀，浓眉毛高鼻梁，厚嘴唇黑脸膛……

叔叔 唉哟我的好大嫂哎！

（唱）军营里你随意走来随意看，
战士们哪个不是英俊健壮的好青年！
你说的特征太寻常，
只怕是你要白白受累空回返。

金大嫂 这么说，要找到他确实不容易？

叔叔 不容易！你找他有事？

金大嫂 没事我找他？是这么回事，他救了人……

叔叔 救人？噢，我知道了，那是我们司务长……

金大嫂 请问，他救的是啥样人？

叔叔 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老大娘耳聋，火车离她只有十来米远了，

可她还没发现，千钧一发……

金大嫂 不对不对，人家救的是个小姑娘
叔 叔 小姑娘？噢，那肯定是八班的孙
小龙。那天他从团里回来的路上，
见马车惊了，三匹马尥着蹶子狂
奔乱跑，眼看要压着前面的一个
小姑娘了，这时，只见孙小龙……

金大嫂 你说的这是啥时候的事啊？

叔 叔 今年春天呐！

金大嫂 又错了，我说的就是前几天的
事。

叔 叔 这可就不知道了。厚嘴唇？黑脸
膛？唉呀，会不会是我们连长？

金大嫂 中等个？

叔 叔 是！

金大嫂 浓眉毛？

叔 叔 对！

金大嫂 那鼻子？

叔 叔 高高的。

金大嫂 嗯，差不多！这人怎么样？

叔 叔 （唱）舍己为人他不留姓名，
荣誉地位他从来不争；
人民利益他时刻不忘，
党的教导他铭刻心中。

金大嫂 是他，就是他！这下可找着了。
快领俺去见见他！（突然）请
问，这人有多大岁数？

叔 叔 今年正好三十二！

金大嫂 咳，腊月里推碾子——又窜皮
了！俺找的这个人，才二十来岁
叔 叔 大嫂，要我看，你们就别费心
了，今天正好是中秋节，咱干脆
军民同乐吧！

金大嫂 大嫂哪还有那份心思！（拭泪）

叔 叔 军民一家么！解放军救小姑娘，
理所应该。要我说，你根本不必
把这事放在心上。

金大嫂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知道这小姑
娘是谁？

叔 叔 谁？

金大嫂 我的亲骨肉。如今我女儿得救
了。我怎能忘了救命恩人呢！

叔 叔 你这就外道了，一家人不说两家
话。

金大嫂 同志你是不知情啊，这事讲给你
听，你也动心哪！

英 子 （跑上）阿妈妮，和谁说话呢！

【叔叔看见英子，神情骤变，挑
担欲走。

金大嫂 唉同志，你怎么能走呢！英子，把
前两天的事讲给这位叔叔听听。

英 子 哎（唱）金秋时节收割忙，

我为村里去放羊；

后山草肥水又美，

英子我手挥长鞭上山
岗。

突然间乌云翻卷风雨
狂，

小羊受惊胡乱闯；

我护羊群雨中跑，

脚一滑滚下了后山乱石
岗……

金大嫂 （唱）正巧路过一位解放军，
抱起英子唤亲人；
风雨中跑出十几里，
英子住进医院他才放心。

英 子 （唱）他买来许多营养品，
精心守护到黄昏；
托人捎信给阿妈妮，
又输鲜血救我命。

金大嫂 （唱）待我赶到医院去，
解放军悄悄回军营；
我望着英子热泪滚，
感谢党培育的好士兵。
大嫂擦干眼泪把决心下，
一定要找到这个活雷锋。

叔 叔 （唱）这件小事很普通，
怎能称上活雷锋？

大嫂英子莫激动，
更不应该专程来军营。

一点小事何必谢，
谁叫他是子弟兵！

（白）大嫂，这事让谁碰着，都会这样做的。

英子 不一定！我看你就做不到。

金大嫂 英子，别胡说！

叔叔 英子批评的对，今后我一定好好努力。

英子 那可不像你想得那么容易。

叔叔 也没啥难的。我们老连长刚入伍时，就吃不得苦。后来开展学雷锋活动，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有一回他执行任务回来，见一位彝族老大爷落入冰河中，直到……

英子 唉呀，那就是我阿爸依吧？

金大嫂 你说的这是啥时候的事？

叔叔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吧。

金大嫂 他现在在哪？

叔叔 调团里当股长去了。怎么，你们……

金大嫂 可找到了！让我找了十几年哪……

（唱）花开花落十几春，
跑遍军营寻亲人；
多少回梦见恩人面，
醒来泪湿枕和巾。

叔叔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们快去找吧！（欲走）

金大嫂 不行不行，你得先帮俺找到这一个活雷锋。

叔叔 不是我不帮忙，我们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干坏事不承认，做好事还不声张？那不是傻子！

英子 雷锋叔叔不就是这样的傻子？

叔叔 雷锋是雷锋，我们这可没有这种傻子！要我说呀，你们不如早点回去。

金大嫂 那哪行啊！我明告诉你吧，今个

俺非找到这位活雷锋不可。走，英子，咱找连长去……

叔叔 唉呀大嫂不成啊，连里正在训练（极力阻拦）

【英子突然发现叔叔耳后有红痣，忙拉母亲窥探，耳语，比比划划；母女配合，终于巧妙地看清了红痣。母女认定眼前就是要找的人。

金大嫂 同志啊！（唱）解放军撒谎该不该？

叔叔 （唱）我要去担水炖猪菜，

英子 （唱）他故意装作不明白。

金大嫂 （唱）你这个同志行为怪，

叔叔 （唱）肥猪吃菜膘才长得快，

英子 （唱）他分明在打岔把杠抬。

金大嫂 （唱）谁是活雷锋你快交代，

叔叔 （唱）听从党的教导有啥不应该？

英子 （唱）叔叔他故意将真情藏在怀。

（白）叔叔，你耳后那块红痣……

叔叔 （手捂）你看它不顺眼是不是？长得不好看。（一抬头）不好，猪进菜地了，我去去就来（下）。

英子 阿妈妮，这个叔叔的个头、长相、说话，噢，特别是那块红痣……

金大嫂 嗯，越看越象，可他就是不承认，咱有啥法？

英子 （沉思，突然一乐）我有办法！

（唱）英子我有个好主意，
阿妈妮听了准欢喜；
我给他来个激将法，
让叔叔自己来解谜。

【英子对母亲耳语，越说越高兴，母亲大喜。

【叔叔上。英子有意给叔叔脸子看。

叔 叔 唉呀这是咋了，刚才还晴空万里，咋一转眼就满天乌云了呢？

金大嫂 还不都是因为俺要找的那个人！
（叹气）

叔 叔 （疑惑不解）那个人咋了？

英 子 （唱）他的思想真糟糕，
做错事情就逃跑，
解放军的声誉他不顾，
我真为他脸发烧。

叔 叔 （唱）都怪我是粗心人，
楞头楞脑不沉稳。
做错事情还不知，
败坏军威影响深。
待我偷把英子问，
挽回影响把错认。
难道她用激将法，
企图以假诈成真！

（拉英子于一旁）英子，学雷锋是不是要忠诚啊？

英 子 不忠诚，那还叫啥学雷锋！

叔 叔 那我问你，那个叔叔做错了啥事呀？

英 子 这还问我，要问，你去问他自己。

叔 叔 不会吧，他自己咋不知道呢？

英 子 他是假装不知道。你问他，那天急诊室里有没有一只氧气瓶？氧气瓶旁边有没有两只保温瓶？要是碰了氧气瓶，那保温瓶是不是……

叔 叔 你慢！我记的那氧气瓶不是让我给搬开了么！

金大嫂 （故作惊讶）什么，你搬的？

叔 叔 是啊！我见屋里人多，所以……

金大嫂 太好了，我们可找到你了！（一把抓住叔叔）

叔 叔 这，这……上当了上当了！

英 子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唱）红太阳普照山河美，

叔叔你助人为乐品德高贵；

共产党就是那红太阳，
温暖着我们革命新一辈。

金大嫂 （唱）同志啊你就是现实中的活雷锋，
品德高尚思想进步情义浓；
大嫂我决心以你为榜样，
立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当标兵。

叔 叔 （唱）没有太阳大地就会黑暗无光，
没有春风花儿就不会开放；
敬爱的党啊就是春风就是太阳，
她的光辉温暖着亿万人民的心房。
只有永远跟着党走，
伟大祖国才会繁荣富强蒸蒸日上；
要谢你们就感谢伟大的党，
是她为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三 人 （齐唱齐舞）军民并肩新长征，
争做当代活雷锋；
坚定跟党向前进，
万里征途永不停。

【幕急闭。



咱是共产党员

大良 纪元

- 甲 人从真外表难看出好坏来。
- 乙 那倒是。
- 甲 谁能想到我爷爷能干出那么大的事呀？
- 乙 老爷子老实巴脚不言不语能出啥事呀？
- 甲 我也纳闷儿，要说你爷爷出点事还有情可原。
- 乙 我爷爷怎么呢？
- 甲 没有稳当劲儿，猴头猴脑动手动脚的。
- 乙 （推甲）怎么说话呢？
- 甲 随根不是？这还遗传！
- 乙 我爷爷好动。
- 甲 每早起来都得耍会儿剑。
- 乙 你爷爷爱抓挠！那叫舞剑。
- 甲 对了，耍剑听着容易误会，他爷……
- 乙 行了！你爷出什么事儿了？
- 甲 不就为了一桩盗窃案吗。
- 乙 参与了？
- 甲 主要人物呢。
- 乙 哟！那么大岁数怎么干那事呀？
- 甲 差点没把命搭上。
- 乙 争取从宽处理吧，好好交代。
- 甲 要单为盗窃这事儿，倒没啥大事儿，他不是还杀死一个吗。
- 乙 出人命了！在哪发生的呀？
- 甲 粮库。我爷爷给宰一个……
- 乙 打更的？
- 甲 偷粮的。
- 乙 到底怎么回事呀？
- 甲 有两个耗子总去偷粮。
- 乙 噢，你爷爷就宰个耗子呀？
- 甲 你爷爷宰个黄皮子
- 乙 你说的俩耗子呀？
- 甲 隔三差五就偷个千八百斤的。
- 乙 啊！玄了，多大个耗子呀？
- 甲 大个的能有一米八〇，死的那小个（打量乙）你？也就你这么高吧。
- 乙 比我干吗。噢，人哪。
- 甲 粮耗子。我爷爷从退休以后一直坚持义务执勤，那天晚上见俩小子正从铁丝网下一袋袋往外搬粮食，刚上前一问，那大个的冲我爷爷就是一刀。
- 乙 这也太猖狂了！
- 甲 别看我爷爷岁数大，身板可灵巧了，缩顶甩头用手一拨这刀，“噗”这刀正扎在那小个子脖子上，“哧”那血窜起来一米多高。
- 乙 该！
- 甲 那大个刚要跑，我爷爷一个扫蹚腿儿，“瓜唧”趴下了。
- 乙 好哇！老爷子见义勇为，肯定受奖，瞧好吧！奖金少不了。
- 甲 别提奖金，表奖会他都不参加，“我就怕参加这会。”
- 乙 怎么怕呀？我就愿意参加颁奖会。
- 甲 来个记者采访，他说的才气人呢。
- 乙 说什么？

甲 “赶巧让我碰上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扎唬。”

乙 这怎么叫扎唬呀？

甲 “其实是那大个子一刀捅死的。”

乙 依你爷爷意思得给大个子发奖？

甲 “不是那意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谁碰上都能象我这样。”

乙 不一定，有怕死的。

甲 “我也不愿意死，为什么刀一来我躲？（动作）也怕捅上。”

乙 害！老爷爷挺幽默。

甲 “又照像，又登报我可受不了。多大个事儿呀！”

乙 您做了件大好事，得千八百应该应份。

甲 “不能那么说。”

乙 怎么的？

甲 “咱是共产党员哪。”

乙 党员就白干哪！

甲 看你这态度就不是党员。

乙 我是说老爷子……行了，反正我也花不着，到手的东西不要。

甲 这一上报还真出事儿了。

乙 什么事儿？

甲 刑警大队长一看报上照片“咔”一声把写字台玻璃敲个唏啐。“是他”。

乙 啊？

甲 拿起电话，“法院吗？张院长？你看报啊，是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出现了呢？老家伙终于亮相了。”

乙 你爷爷是老特务？

甲 你爷爷是老间谍！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我爷爷看完报坐那喘粗气。“这些耍笔杆儿的太能“搞乎”了，硬说我当时想起了黄继光，雷锋了。真想那么多，人早跑了，我就觉得这事儿不相当，该管！这么点小事儿怎么没完没了，闹腾呀。”

乙 宣传让大家学习呀，我也得采访采访

写个段儿演演，能弄几十块稿费。

甲 我爷爷说了，“×××（乙名）那小子要来我就把他踹出去。”

乙 为什么？

甲 “他添枝加叶一白话，拿我一抖包袱我还出门儿不。”

乙 我一说你爷爷知名度更高了。

甲 听说你要来，我爷爷一劲儿磨刀。

乙 要害我呀？

甲 杀鸡请客。

乙 我也混一顿。请谁？

甲 请他那个假孙子。

乙 孙子还有真假呀？

甲 自己认的干孙子。

乙 哪认的？

甲 从教养院认的。

乙 你爷爷进去过？

甲 经常进去，每回进去都有事儿。

乙 对，没事儿进不去。

甲 你进不？

乙 不进！

甲 进里边儿的人不一定都干坏事儿。

乙 好人少。

甲 我爷爷进里边儿帮教失足青少年，有个叫浪子的，家里什么人没有。

乙 孤儿。

甲 非认爷爷不可。

乙 你爷爷答应没有？

甲 这不，连我爸爸的意见都没征求就给领回一个干孙子。

乙 干孙子？

甲 我爸爸还真同意了，我给爸爸去了一封信。

乙 怎么写的？

甲 浪子是你的干孙子，难道我是你的私孙子？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找我爷爷提意见，“他给你当孙子我给谁当孙子呀？”

乙 碍你什么事呀?

甲 我娶媳妇钱还没够呢。

乙 先给你娶行吧?

甲 说话算数,空口无凭,签字。

乙 我签。

甲 你签管什么用,你还打光棍呢。这浪子表现好,提前解除教养回来了,我爷爷杀鸡给他接风,一边磨刀一边儿嘀咕“浪子回头金不换。”杀了两只大公鸡。

乙 老爷子高兴。

甲 这时浪子满头大汗跑回来了,“爷爷,公安局警车来了!”“浪子,你还有啥没交代的吗?”“没有。”“屋里呆着等着吃鸡肉吧。”

乙 可也是。

甲 警车到我家门口住停,车上下几个穿警服的,邻里都来看热闹,“没事找事,准是浪子出事儿了”我爷爷一看这阵势满手血拎刀就出来了。

乙 够惨人了。

甲 一个民警用身体挡住一个胖子,首长,闪开!不许动!”枪亮出来了。

乙 保护首长安全。

甲 这个胖老头一下子把这位扒拉一边去了,“乱弹琴!”跟我爷爷这个式的。(二人转圈)

乙 走上踱步了。

甲 胖老头高喊一声……

乙 老实点!

甲 老班长!我爷爷当时刀一扔手举这么老高。胖老头伸出手来,

乙 要握手。

甲 我爷爷说啥也没跟他握。

乙 这为什么哪?

甲 怕沾人家手上血!

乙 我把这碴忘了。

甲 “小钢炮!还那么胖!”

乙 谁是小钢炮?

甲 胖老头外号,现在是刑警中队长。

“怎么样?关节炎好没?”“利利索索的啦,连脚气都去根了。”

乙 什么意思?

甲 一卷裤腿我明白了,那腿是木头的。

乙 假肢啊!太乐观了。

甲 “老班长,那回我就想死在上甘岭得了,你非背我下来,听说你返回阵地就光荣了,身上四十多处伤。”伤是不少。都没打正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又活过来了。”

乙 您是老功臣!这么多年怎不吭声?

甲 “咱是共产党员啊?比那光荣的同志我幸福多了,儿孙满堂。”“啊,这是你的两个孙子?”我急忙喊了一句,大伙全乐了。

乙 喊一句什么?

甲 报告胖爷爷首长,我是真孙子!”

乙 害!是可乐。这回妥了,我要有这么个爷爷……哎,帮我说说情不差我一个,我也愿意当孙子。

甲 给谁?

乙 给你爷爷我爷爷呗,一着急嘴都瓢了,我也光荣光荣,借点光。

甲 严肃点!前几天你还吹你爷爷对缝、提成、回扣。说我爷爷官迷在街道办事处义务服务,想当处长。

乙 我认错不行吗?

甲 这位一打听我爸爸在外地工作,“调回来,把单位地址给我。”

乙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你爸爸回来也屈不着。这老爷子可真有抻头,这么大的功劳愣潜伏这么多年……

甲 会说中国话不?我爷爷不同意,“他也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他在哪就在哪吧,再说,我这还有孙子呢。”

乙 对,有三个大孙子照顾……

甲 你跟着掺合什么?

乙 现成的好事,这老爷子傻透腔了。

甲 “咱是共产党员哪。”
乙 又来了。
甲 “这个真孙子虎头虎脑的。到部队锻炼锻炼吧？”
乙 哎呀，多年愿望实现了！
甲 我爷爷不同意。
乙 又怎么啦？
甲 “去年报名了没合格、这孩子没心。”
乙 没心？
甲 没脚心。
乙 扁平足啊，参军是不行。哎，给我说说呗，我有脚心，不信你看看？（脱鞋）
甲 穿上！你参军不是给部队添麻烦吗？你那毛病比我严重。
乙 我什么毛病？
甲 尿炕！
乙 早好了！
甲 我早就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当过兵，可是不具体。敢情他七岁参加儿童团，九岁抓过特务，十三岁参军、十五岁入党，打南京第一批冲进总统府、解放舟山第一船登陆、抗美援朝是有名的孤胆英雄特等功臣，坚守阵地手提炸药包冲向敌群……
乙 太伟大了，要是我，早到处做报告去了。
甲 “你孙子在啥子单位工作呀？”
乙 有门儿，你不总要调工作吗？快说吧。
甲 “这小子”屁拉巴唧的说相声挺合适。”
乙 什么叫“屁拉巴唧”的呀。
甲 爷爷，我想搞点技术工作，开个车什么的。
乙 当司机多棒。
甲 你那技术不是挺好的吗？
乙 什么技术？
甲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乙 这算什么技术呀？

甲 “比×××（名）强多了。”
乙 我怎么了？
甲 “他吃葡萄不会吐葡萄皮儿”
乙 提我干嘛呀！
甲 “孩子，干好了都有出息，别知足，好赖不济你还是逗眼。”
乙 我捧眼的招你了？
甲 不几天民政部门儿给送来一大笔钱。
乙 什么钱？
甲 四十多年的这个费、那个费一共三万八千多元。
乙 哟！三万八千多元，大件置齐了，还能给你娶个媳妇。
甲 我还没对象呢。
乙 别愁，我妹妹成天念叨你，我给你当介绍人，听我信吧，包在我身上了。
甲 她能同意吗？
乙 放心吧，妹夫。
甲 我爷爷说了。
乙 说什么？
甲 “孙子”。
乙 哎！
甲 叫我哪。
乙 我还挨不上呢。
甲 “这钱咱得用在根节儿上。”
乙 那可不，命换来的呀！
甲 “这一万捐给村小学添点体育设施，过几年在奥林匹克就许出个冠军。”
乙 这就一万哪。
甲 “这一万给教养院修个图书馆。”
乙 两万没了。
甲 “这一万给敬老院。”
乙 就剩八千了。
甲 这八千块……
乙 谁也别给了！
甲 谁也不给了。
乙 这就对了。
甲 交党费吧！
乙 一分没剩！

(相声)

百将图

全维润

甲：听说你们相声演员的眼力都比较好。

乙：对，一般来说，我们的目光都比较敏锐。

甲：您的眼力怎么样？

乙：我是地地道道的一点五眼睛。

甲：是原装的吗？

乙：原……你这是买彩电哪？

甲：眼力真好？

乙：那当然啦。

甲：那么您给我看看。根据本小伙这形象，这个头，这气质，这派头，这身军装加上这肩牌，您看我在部队是什么干部？

乙：这还用问哪，就凭您这形象，我一眼就看出来啦。

甲：我是干什么的？

乙：您起码是大军区以上司令部的——

甲：参谋长。

乙：烧锅炉的。

甲：哎……烧锅炉的象话吗？！

乙：你瞧这脸色，这都是那煤烟子熏的。

甲：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小伙能是烧锅炉的吗？一看你这小眼睛就是次品。

乙：谁是次品哪？！

甲：那你怎么还看错了？

乙：跟你开个玩笑，我能看不出来吗。

甲：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乙：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甲：说相声是业余爱好。

乙：那您本行是？

甲：我本行是画画。

乙：噢，您是一位画家？

甲：“耶思”。（英语）

乙：好嘛，这位还会外语。

甲：“三K屋威妈去……”（施礼）

乙：行啦，一说他还来劲儿啦。

甲：不是来劲儿，我是习惯啦。

乙：习惯啦？

甲：啊，我经常到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个人画展，天天说外语，所以时不常的就蹦出几句来，“你的什么的干活？”

乙：好嘛，哎，您都到哪个国家去过呀？

甲：哎哟，我去过的国家可太多了，什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苏家屯……

乙：你没上三台子瞧瞧吗？

甲：什么叫三台子啊！

乙：什么叫苏家屯哪！

甲：我出国打苏家屯路过。

乙：你别搁一块说呀。

甲：我去的国家太多，记不住。

乙：那您的代表作是什么呀？

甲：你是问最能代表我的水平，最有名，画的最好的？

乙：对。